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992期 |
2023年12月10日 星期日
首席编辑:吴南瑶
视觉设计:戚黎明
编辑邮箱:wup@xmwb.com.cn

星期天夜光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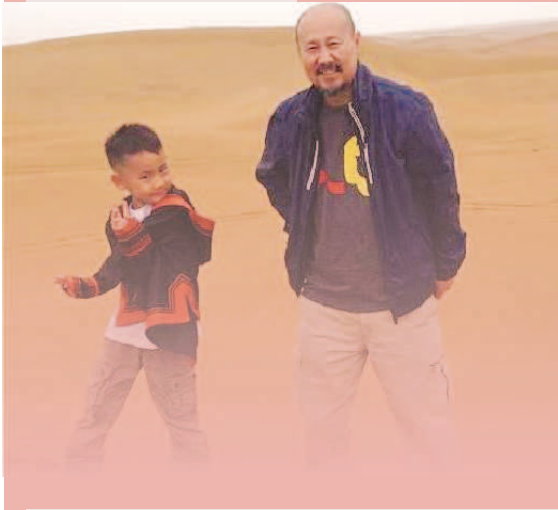
腾格尔

岁月不过茶酒之间

走下舞台，
腾格尔关上门，
品茶捧书，为人
生路上的悲喜交
加寻一个缘由。
岁月悠悠，
上半场酒下半场
茶，端得起，却难
放下。



扫码看视频



◆ 吴翔

与青春共唱“我们的歌”

“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湖水，绿绿的草原，这是我的家……”印象中，腾格尔还是那个唱着《天堂》的蒙古族汉子，在无垠的蓝天绿地间，对酒当歌，曾纵情快活，也曾痛彻心扉。转眼间，他已是年过花甲的“宝藏爷爷”，在舞台上和年轻人一起唱着他们喜爱的“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”。

这几年，很少听到腾格尔正儿八经地唱《天堂》了，人们看到他不是在拍搞笑的电影，就是翻唱年轻人爱听的网红歌曲。自从6年前，他翻唱了张韶涵的《隐形的翅膀》后，就一发不可收拾，《野狼disco》《芒种》《卡路里》……网友笑称，听上去特别烫嘴的“腾式”翻唱，已经“惊艳”了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坛。今年，他又应邀参加上海东方卫视的《我们的歌》节目，继续和年轻人一起唱他们喜欢的《乌梅子酱》，玩得亦乐乎。

谁不曾年轻过？如今胡子花白的腾格尔，曾经也是一名草原上不羁的少年。爸爸给他起名

“腾格尔”，在蒙语中是“蓝天”的意思。小时候他喜欢趴在姥姥的背上，看蓝天下牛羊成群。上学了，腾格尔三天两头逃课、打架，故意在考试时交白卷，直到13岁那年姥姥去世，他才醒悟，是时候想想自己的将来了。姐姐说，要不去试试艺考吧，至少文化课成绩不需要太高。结果，他还真考上了内蒙古艺术学院。

终于不用读书考试了，那曾是他以为世间最痛苦的事。直到年过六旬，他再次翻开书，才发觉当年自己拼命想要逃脱的校园生活，是再也回不去的美好时光。有多少人也是这样，拥有时不懂珍惜；懂得珍惜时却已难再拥有。

很难想象吧，腾格尔在艺校最初的专业不是唱歌，而是跳舞。因为他艺考时，既不会唱歌，也不会演奏，只有外形还可以，所以被老师安排去学舞蹈。可是，他没有舞蹈功底，舞蹈班要求他每天早上5点钟必须起床练功，上课需要压腿、下腰、翻跟头，为了控制体重，他连饭都不敢多吃。

两个月下来，他向老师“求救”，改学乐器。学校同意让他去学三弦。成长在草原上，他天生对音符敏感，“我的听力特别好，钢琴上的某个键，我听了就能把它唱出来。”那三年，他学会了三弦、马头琴、钢琴，还有一点古筝……要不，今天的年轻人怎么说他是“宝藏爷爷”呢！

20岁，腾格尔考入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，成为了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。他踏进大学校园时，唯一会说的一句汉语是“说什么”，“小时候，我们遇到的汉族人很少很少，和他们说话，他们总问我们‘说什么’，我以为他们的名字就叫‘说什么’。”腾格尔离开了家乡，离开了绿绿的草原和清清的湖水，在城市里，邓丽君、童安格、赵传、任贤齐……一代代华语歌手的歌，他都爱唱，就像今天，他依然爱唱最红、最热的歌。

从20岁到60岁，一样唱着青春的歌，却又有些不一样。从前腾格尔是唱给自己，如今是唱给天堂里的女儿。

用岁月面对抚不平的伤

是的，腾格尔曾经有过一个女儿。那年，他44岁，给女儿取名“嘎吉尔”，在蒙古语里是“大地”的意思，他是蓝天，女儿是大地。他还曾以《嘎吉尔》为名，作歌一首，祈盼她平安长大。

人生无常，嘎吉尔3岁时，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腾格尔推掉了所有演出，专心在家陪伴女儿治疗。两年的时间里，他渐渐淡出公众视野，找遍所有朋友，花光了所有积蓄，却始终无法治愈女儿。遗憾的是，6岁的嘎吉尔没能战胜病魔，远赴天堂，那一年，腾格尔50岁了。后来，腾格尔再也没有唱过《嘎吉尔》。

三年，腾格尔很少露面，他慢慢学着释怀，但这种痛苦又岂是一位父亲能放下的？“这样的事情，在一位父亲心里，是永远过不去的。”腾格尔会趁妻子不在时，偷偷拿出女儿的照片来看，“既然心里过不去的话，就别让它过去

了，何必非得把这一页抹掉。”

时隔多年，他再次站在观众面前，他剪去了潇洒不羁的长发，仿佛剃掉了所有“烦恼”。音乐上，他也一改从前粗犷的风格，开始以一种极为轻松与洒脱的方式创作音乐。从《桃花源》开始，腾格尔翻唱了许多网络歌曲，巨大的“反差萌”让腾格尔的歌迷目瞪口呆。只有懂他的人才会说，他的改变是为了女儿。

然而，在做客一档综艺节目时，借着一点酒兴，腾格尔唱起了内蒙古的民歌《送亲歌》，那是草原上送女儿出嫁时才会听到的歌曲。他又唱了刘欢的《人生第一次》，还给大家解释了歌词中的“铁蛋蛋”的意思：“早些年内蒙古地区医疗条件有限，新生儿存活率并不高，于是父母便会叫刚降生的孩子‘铁蛋蛋’，祝福孩子能够坚强地活下去。”说完，腾格尔低下头，好像想

起了什么，随后接着唱到“我第一次流下的泪珠，是你为我擦干”时，他哽咽地唱不下去了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回到房间，所有人离开后，腾格尔坐在床上，捂住了眼睛。

我们不忍去触碰一个人的痛处，有些伤口是抚不平的。好在腾格尔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，他会和儿子一起踢足球、看电视……如今，儿子14岁了，他只希望儿子健康平安就好。



在书画里寻找想要的答案

也许是岁月的沉淀，也许是因为走过了悲喜，腾格尔把手中的酒换成了茶。

作为一个蒙古族汉子，腾格尔酷爱喝酒和吃牛、羊肉。上大学那会，他虽是贫困生，每个月加上学校给的18元补助，生活费也不过40元，可他还是会一个人点上2斤羊肉和半斤白酒。大学毕业后，腾格尔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，有了固定的收入，饭局也越来越多，酒量也越来越大，白酒能喝2斤，喝完还能弹钢琴。因为嗜酒，他还曾经和“酒友”组过一个啤酒协会——“啤协”，腾格尔担任“协会主席”。

酒喝的时候过瘾，一番醉生梦死，醒来也会后悔。因为喝酒，他失去了很多，人到中年，他才发现自己无家、无房、无存款。彷徨时，他还想找从前“啤协”兄弟大喝一顿，可他还是作罢了。再后来，他又得知了“啤协”一位好兄弟因喝酒去世的消息。终于，在不惑之年，他戒掉了烟，也不再随便找人喝酒，偶尔只找能聊得来的人对饮，发奋创作，积极演出，用一首《天堂》让自己逆风翻盘。

经过女儿的事情后，他不仅用洒脱的歌声赢得了年轻人的掌声，还开始了演电影和画画。演电影，

他给自己定了两个“不演”——不演蒙古人，不演艺术家。“我本来就是蒙古族，又是搞艺术的，要演就要演不一样，我想演将军、大反派、大骗子……”他的愿望也在电影《双城计中计》《飞驰人生》《大赢家》中都实现了。至于画画，他20年前就创作过一幅名为《回头的狼》，他拿出来展示给朋友看，有人说像兔子，有人说像老鼠，就是没有人说像狼。如今他爱上了油画，挂在家中左右端详，很是满意，可依然没有朋友能猜出来他画的是什么，但这已不重要。

父母去世后，腾格尔学会给人

生做“减法”，推掉了许多演出陪家人，他明白很多人和事，都比挣钱重要。每年春节，他都坚持回草原与家人团聚：“家乡的天空特别干净，鞭炮声也很清脆，花儿很好看……”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伴着几案上的袅袅茶烟，在中国传统的经典书籍里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。